

楔子 死而復生的女子

夜燈初上，前院宴席上還熱鬧歡騰，于懸進了父親的院落探看躺在床上苟延殘喘的父親，待了一會才回自己院落。

路經聞風閣時聽見細微聲響，他停下腳步，看著未著燈火的閣樓。

「大人，要不要小的去探探？」隨從涂勝自然也聽見那丁點聲響，上前詢問。

于懸想了下，道：「去瞧瞧。」

「是。」涂勝無聲無息離去。

未散的暑氣隨著夜風拂面，于懸直瞅著埋在黑暗中的聞風閣。

這座閣樓位在前後院交界，因為母親極喜愛，所以父親特別允許母親可以時時待在這裡，於是這裡便成了他與母親相處最多的記憶。

母親去世後聞風閣被封起，除了奴僕掃灑就只有他會前來，如今這時分還有人在這兒走動，不甚尋常。

于懸遠望前院的熱鬧，唇角微勾，心裡冷哂，該不會是那位又玩什麼把戲吧，都多少年了怎麼還不消停？

得，他就姑且瞧瞧。

轉個方向，他進了聞風閣。聞風閣正面五間房，中間為堂間，兩側打通，左側邊間是他幼時的寢房。

他想了下，踏上廊階，直接朝寢房走去，門一推，裡頭不著燈火，伸手不見五指，可他眼力比尋常人好得多，一眼就瞧見床上躺了個人。

月牙色的裙襖……他哼笑了聲，嫡母溫氏真的是黔驢技窮，連這等把戲都使上了。母親亡故沒幾年，父親也跟著病了，躺在床上成了活死人，於是他的婚事就握在嫡母手中，原以為嫡母沒打算插手，沒想到一出手就用這麼下三濫的手法。

他嗤笑了聲，正打算在溫氏帶人來之前離開，卻發覺屋子裡並沒有半點呼息的聲音。

他不只眼力好，耳力更好，房裡明明有人，卻沒有呼吸聲？

難道他想岔了？

徐步走到床畔，床上的人臉幾乎半埋在床褥間，露出一截白暫如雪的頸項，他想了下，伸手輕觸著她的頸項，濃眉不禁微蹙，大手扳動她的臉，長指抵在她的鼻前，果真半點氣息皆無。

她的肌膚微涼，脖頸依舊能動，意味著才剛亡故，只是溫氏玩這一齣到底是什麼用意呢？

嫁禍他？

他可是錦衣衛都督，不知道斷過多少案子，如今拿不知所云的雕蟲小技嫁禍他，未免太看不起他？

還是……連環計？

正忖著，外頭凌亂的腳步聲漸近，他打算離去，冷不防的，袖角被人拉住。

于懸頓住，緩緩回頭，就見一雙柔若無骨的柔荑揪住他的袖角，順著那截皓腕往上望去，就見那具早該死透的屍體正緩緩伸展，面上五官似有些痛苦，尚在掙扎。

戰場舔血，游離生死之間多時，于懸早就練就泰山崩於前笑意不減，然而這一瞬間，他瞪圓了深邃的美眸，眨也不眨地看著她。

就這一瞬間的擔擱，外頭的人已闖了進來，轉眼間屋內燈火通明，一票女人不知道交頭接耳說些什麼，甚至朝床這頭投來各種目光。

于懸壓根不在意，他的雙眼依舊緊盯著即將甦醒的女人。

竟然是她……這到底是怎麼回事？

「于懸，這到底是怎麼回事？」

耳邊傳來溫氏震驚不已的問話，于懸瞧也不瞧她一眼，只是盯著床上的女子，只見女子萬分慵懶地伸了個懶腰，巴掌大的小臉甚至還朝他的袍角蹭了兩下，才有些意猶未盡地張開雙眼。

火光之下，那雙澄澈的琉璃眸直睇著他，眸光有些傻氣、有些疑惑，可最終還是用那把好聽的聲音道：「你好美。」

于懸紅潤的嘴角斜勾了下。

很好，真的是她。

只是……她剛剛不是死透了嗎？

正忖著，嘔吐聲響起，他還來不及抽腳，穢物已經落在他的靴上，他垂眼望去，那個明明該死透卻活著的女人，正趴在床邊大吐特吐……

第一章 愛女成狂的永定侯

入秋後的早晨一日涼過一日，尤其近日颳起大風，一大早的冷風總會颳得肌膚一陣疼。

然而剛打完一套拳法的洛行歌極為無感，甚至額上還泛著一層汗珠，渾身散發著熱氣。

丫鬟聽雨從一開始震驚不已，如今已是波瀾不興，畢竟都過了三個月，主子天天如此，她再不適應也會習慣，不過明日是大日子，得提醒提醒主子才行。

「縣主，夫人說了，今日活動量足了就行，畢竟明日就要出閣，讓縣主和侯爺多相處多說點體己話。」聽雨走上前遞了帕子後，趕忙將夫人交代的話道出。

洛行歌頓了下，看著手中繡得精緻的帕子，真心覺得她用袖子擦擦汗就好，拿繡帕擦汗實在太暴殄天物了。

收起手絹，她才道：「晚一點我去找侯爺吧。」說白了，她這個爹根本就是個寵女狂魔，她得先哄好他才行。

另外，趁著還有一天的相處時間，她想進爹的書房借幾本書，順便跟他切磋切磋幾套拳法，補足這個軀體先天上的不足。

太弱了，真的弱到她都不知道該怎麼強化自己了，儘管這三個月來她努力調整活動量，但鍛鍊身體真的不是一蹴可幾，她擬定了調整計劃，預估半年內應能看到成效。

只可惜她明天要嫁人了，唉。嘆了口氣，她抬手擦汗。

「縣主，別用袖子擦汗。」聽雨趕忙制止她，一臉惶恐不已。

真不是她要說，三個月前打從縣主赴宴被抬回來後，簡直像是變了一個人，就像

是內裡被抽換了不同的燭芯，燒出的火光都大不相同。

以前的縣主傲慢刁蠻，樣樣講究，怎麼玩怎麼鬧皆有章法。玩到天翻地覆，有永定侯洛旭這個爹親扛著；鬧到天崩地裂，還有皇上護著，要說她是當代第一女紈褲，真是一點不為過，誰讓她有個大長公主祖母、皇帝表伯、淮南王親舅、永定侯爹爹……這背景都不知道要羨煞多少人，囂張一點又怎麼了？

可如今的縣主卻謙和有禮，樣樣不講究還不假旁人之手，不玩不鬧整天強健體魄，跟以往那個只會吃喝玩樂的主子一比，任誰都覺得內裡真的有差異。

偏偏縣主什麼都記得，問啥回啥，只說經此一事深覺體弱，想要好好鍛鍊身體。此話一出，侯爺是既心疼又覺得有道理，加上皇上賜婚，他擔心女兒出嫁遭人欺負，不如趕緊練練身子，就算打不過至少也要罵得贏，罵人也是要精力的。

「聽雨，妳規矩真多。」洛行歌無奈嘆口氣。

這也不行，那也不行，這人生是不是太辛苦了一點？

「縣主，這只是尋常規矩，宮裡那些才叫真的規矩……您都是這麼跟奴婢說的。」說到最後還忍不住扁起嘴，小臉蛋上是訴不盡的委屈。

「喔……喔。」好吧，那就隨意吧，別奢望她能有什麼反應，還是少說少錯，她這個穿越來的人，暫時循規蹈矩配合一陣子，再觀望吧。

誰讓她一覺醒來人就在這兒了，完全沒人跟她打聲招呼提前告知，也沒發生火災車禍或是遭遇天災造成生離死別，就是這麼毫無預警，她香香睡了一覺，再張眼已人事全非。

怎麼跟小說寫的、電視劇演的都不一樣？好歹給個說法，睡醒就身處異境，真的讓人不知所措。

她的課不知道該怎麼辦，不知道有沒有調到老師頂她的缺……這麼不負責任的事，是她頭一回遇見又無可奈何，唉，她想回家啊，她還有好多事還沒做呢。

「縣主，時候不早了，趕緊回房洗漱，還要給夫人請安呢。」聽雨瞧她分明走神了，趕忙提醒。

洛行歌回過神，將充塞胸臆的滿滿無奈感卸去，神情振奮地道：「走！」

晨昏定省讓人覺得很麻煩是因為房子蓋太大，見個面也要走很遠，更怪的是，一家子竟沒一道吃飯的習慣，但這是她開始融入的第一步，哪怕不適應也得加快腳步，趕緊融入。

日子還在進行中，她沒時間傷春悲秋，而且……她要結婚了。

沉香苑的小丫鬟遠遠的瞧見洛行歌，便趕緊讓人通報夫人。

待洛行歌帶著聽雨走近時，夫人曹氏身邊的段嬤嬤便親自迎她進去。

「母親。」洛行歌朝曹氏點頭，瞧見今日妹妹洛行瑤也來了，對她微頷首當是招呼，轉頭入座時，壓根沒瞧見洛行瑤氣得牙癢癢的神情。

「行歌，今日可好些了？」曹氏拉著她的手，仔仔細細地端詳她的氣色，就怕有一丁點的閃失。

曹氏面貌姣好，天生慈眉善目，連帶著不顯老，和洛行瑤坐在一塊像姊妹不像母女。

「好多了。」為什麼她每日都說好多了，母親就是不信？也是，這個軀體確實是較柔弱，是該好好鍛鍊。

「娘每日讓人煲那個熬這個的，用盡心思給姊姊調養身子，她還能不見好？」洛行瑤摟著曹氏另一隻手，幾乎和曹氏同個模子印出的臉蛋寫滿不快，語氣又酸又衝。

「行瑤。」曹氏輕斥著。

洛行瑤哪怕再不快，也不會蠢得繼續糾纏下去，頓時安靜下來。

洛行歌卻是完全不當回事，一來她沒有跟小孩子計較的興趣，二來她這個腦袋裡的記憶顯示，原主和這個妹妹本就不親。

也是，瞧，一個侯府弄得這麼大，光是從她的院落走到母親的院落就要一刻鐘，這根本是她在公園健走的距離，一個家那麼多個窩，大夥甚少聚在一塊吃頓飯聊個天，彼此交流聯絡感情，要說情分有多深，她自己都不信。

「行歌，這是妳的嫁妝單子，一會妳點算點算，晚一點就讓人趕緊先送到安國公府。」曹氏朝段嬪嬪望去，段嬪嬪趕緊將嫁妝單子取來。

洛行歌看了眼單子，心想，這好像不叫單子，這是……捲軸吧？

她接過來打開一看，上頭密密麻麻寫的全是價值不菲的物件，看了眼就嫌眼疼，把捲軸交給聽雨。

這個嫁妝數量……是把侯府搬空了？

「娘，您把好東西都給姊姊了，那我呢？」洛行瑤剛才看了一眼，被驚得連話都說不出，半晌回神，不禁抱怨了起來。

「行瑤，妳姊姊單子上的東西，五成是她母親留給她的嫁妝，一部分是她舅舅添妝，咱們侯府拿出來的不過一、二成罷了。」

洛行歌看了曹氏一眼。是的，曹氏並不是親生母親，是繼母，可原主一直將她視為親生母親。

一來她出生不久，生母就走了；二來曹氏待原主確實沒話說，就連洛行瑤都沒她福利多，有時連原主都會懷疑到底誰才是她的親閨女。

洛行瑤不禁抿了抿嘴，心裡很酸，卻也知道沒什麼好說嘴的。

人家就是命好，背後的靠山一座大過一座，母親是郡主，舅舅是王爺，本身還是縣主，那身分那地位，就是讓人眼紅，那行徑那姿態，就是張揚就是囂狂，三天兩頭招搖鬧事，皇上都沒怪罪了誰敢說話？

雖然心裡又羨慕又嫉妒，但洛行瑤腦袋很清醒，知道這個姊姊是她得罪不起的，在她面前賣乖說不定還能撈點好處。

於是她嗓音甜甜地問：「姊，既然妳明日都要嫁人了，那妳書房裡的那個龍池歛硯能不能給我？」

「行瑤！」曹氏低斥道。

「娘，有什麼關係，反正姊姊都要出閣了，不過就是一個硯台，給我有什麼關係？」

她知道歛硯是父親跟皇上要的，一回來就獻寶似的給了姊姊，反正不管爹在外頭得了什麼，一律直接送進姊姊的春秋閣，從來不問她和兄長要不要，她有時都懷疑自己到底是不是他的親閨女。

「妳姊姊只是出閣，妳當她永遠不回來了？」外頭響起洛旭沉而噙怒的嗓音，嚇得洛行瑤馬上躲進曹氏懷裡。

曹氏只拍拍她的背兩下便趕緊起身，將洛旭迎進屋裡。「今兒個怎麼這麼早？」

「皇上要我滾。」洛旭悻悻然地道。

他目光冷厲地掃向洛行瑤，嚇得她大氣都不敢喘，再看向洛行歌，笑意頓時像春風蔓延，溫柔似水，讓洛行歌頭皮都發麻了。

這個爹在她面前，特別溫柔。

「肯定是侯爺說了什麼不得體的話。」曹氏無比肯定地道。

侯爺從小進宮伴讀，和皇上感情深厚，這對表兄弟比親兄弟還要親，玩鬧起來更是不講分寸，鬧到紅臉對罵也是常事。

「我又說了什麼？我不就是說了行歌明日出閣，我沒心情當差。」洛旭說話時還面帶不滿地啐了聲。

洛行歌閉了閉眼，真心覺得她爹……強啊！

雖然皇帝是她爹的表哥，但是真的可以在皇帝面前這麼說話嗎？到底是交情太好，還是她爹太強悍？

「侯爺，這樁好親事是皇上特地下旨賜婚的，你這般說話皇上自然不喜。」

曹氏說起話來輕聲細語，光是聽著都覺得悅耳，再潑天的怒火都會瞬間消弭大半。

「好？妳倒是跟我說說到底是哪裡好！」洛旭怒目一瞪，武將特有的肅殺之氣嚇得洛行瑤想奪門而出。

可洛旭哪裡管得著小女兒的感受，只要一想到寶貝大女兒不過是赴場宴會竟把一生都搭進去，滿肚怒火都不知道要朝哪撒。

這事不說還好，一說洛旭就一肚子氣，三個月前在安國公府鬧的那一齣，主角一個是皇上近臣，一個是皇上最疼愛的縣主，為了杜絕悠悠眾口又顧全兩家顏面，直接下了賜婚聖旨，說是三個月後成親，兩人是經皇上允許私下見面。

這話說得真的沒人信，可賜婚旨意一到誰敢不從？反正皇上護崽心切，就這樣唄，只是苦了洛旭這個老父親，絕了他將女兒永遠留在身邊的打算。

而可惡的安國公府除了循規蹈矩走六禮，對於那事未提隻字片語，更別提道歉，導致洛旭蓄積的怒火愈濃愈烈，對安國公府極度不滿，對自家人更是祭出家法，那天帶女兒出門的續弦曹氏和小女兒洛行瑤皆禁足，更別提那日跟去的奴僕都被打殺大半。

只因女兒喝醉就出了這麼大的事，要洛旭如何不氣？更氣皇上表哥壓根沒跟他商量就直接賜婚，他都快氣吐一缸血了。

他才不管什麼清白不清白、名聲不名聲，現在能將女兒留在身邊一輩子不嫁才是最好的。

洛行歌見曹氏鬱鬱寡歡、沉默不語，不由出面打圓場。「爹，其實那也不關母親

的事，不就是……剛好遇上了。」

好吧，她就是在胡扯，因為她根本不記得那晚發生什麼事，原主留下的記憶有殘缺她也沒法子，反正皇帝都替她決定了，不然還能怎麼辦？她明天就要出嫁，婚事不可能在這當頭喊停吧？

一開始她也想喊停，可是聽說抗旨是殺頭大罪，她馬上就點頭說好，不然是要拉著一家大小一起死嗎？

「哼！」洛旭冷冷笑了聲，目光落到洛行瑤身上，笑意幾乎要結凍了。「我讓她跟在妳身邊，瞧瞧妳出事時她在做什麼？」

呃……她不知道。洛行歌一臉無奈地想著。

「她就顧著吃！沒見過世面，到人家宴席上就只記得吃，壓根不知道姊姊喝醉了，就算要進人家暖閣休憩也得跟著，什麼都不懂，什麼都不會，現在還有臉跟妳要龍池歛硯！」

眼見洛行瑤已經抖若篩糠，儼然像隻鶉鶉般縮著，頓時激起洛行歌濃濃的側隱之心。

「其實一個硯台而已，給行瑤又無妨。」真不是她要說，照她爹這種偏心法，洛行瑤不學壞才怪。

「妳歸寧時也會用到。」

「……爹，應該用不到。」她歸寧為什麼還要用硯台？

「妳往後回家總也用得到，那是妳的院子，爹要原封不動地擺著，爹要是想妳，就到妳院子坐坐，妳要是想爹了，隨時都能回來。」

她完全可以感受到他滿滿的父愛，可是——

「爹，給人當媳婦了怎能隨時回來？」她沒嫁過人，但很清楚這個道理。

「妳儘管回來，安國公府那個老虔婆不敢對妳怎樣。」

「侯爺。」曹氏適時輕扯他的袖子。

洛旭察覺自己用詞不當，含糊帶過去也不道歉，又接著說：「橫豎妳想怎麼做就怎麼做，妳是縣主，不需要看她臉色，她要是敢給妳甩臉子，妳直接搬進縣主府，我看她敢怎樣。」

洛行歌眉尾微挑，相當不以為然。就算她再怎麼搞不清楚狀況，好歹知道沒有一個媳婦能對婆婆無禮，這不管放在哪個朝代都是亙古不變的道理。

雖然她不覺得婚後的日子會很美好，也不想得罪婆婆讓下半輩子水深火熱。

「侯爺，你別胡亂說，行歌要是當真了可怎麼好？」曹氏邊勸說著，邊偷擺著手要洛行瑤趕緊離開。

洛旭早被轉移話題，已經把對小女兒的怒氣丟到一旁。「我哪是胡說？我說的都是真的，行歌是縣主，她不過就是個國公夫人，當年于遷也沒給她請封誥命，一個無品無階的國公夫人憑什麼還要行歌對她客氣？」

是這樣嗎？洛行歌對於品秩這事當真沒記憶，對古代的禮儀更是半點頭緒都沒有。

「侯爺，在家中是不論品秩的。」曹氏苦口婆心勸著。

「我才不管那麼多。」橫豎他就是對溫氏不滿，憑什麼女兒在她家遭罪，竟然還

嫁進他們府，天曉得那個老貨會用什麼手段欺負女兒。「行歌，我跟妳說，出閣隔日敬茶時，不須跪更不須施禮，要的話也是她先向妳行禮。」

不管怎樣，對方都是長輩耶……不好吧。

洛行歌還沒把話問清楚，曹氏已經嚇得趕忙道：「侯爺，天底下沒有一個媳婦能對婆母如此，你這樣教行歌，你……」

「先有國，再有家，先論國律，再論家規。我問妳，假如咱們的女兒進宮當娘娘，咱們去看她時是不是也得行禮？」

「這……」

「皇上親自賜婚，婚禮是以公主的規制操辦，照禮儀，迎親隊回府時本就是老虔婆必須先對行歌施禮，行歌才回禮的。」

聽洛旭說得頭頭是道，洛行歌不禁看向曹氏，想藉此確定真偽，驚見曹氏蹙起眉，像是在努力思考，卻想不出任何能反駁洛旭的話。

還真是這樣啊！可是這麼做真的好嗎？

「就算是這樣，咱們也得委婉行事，要不這結親就等於結仇了？」曹氏左右還能勸說一番。「行歌可以不需要討好婆母，但也別跟婆母交惡，如此日子才會和美。」

「那個老虔婆要是敢欺負行歌，我就讓她知道一個家道中落的國公府，我完全沒有放在眼裡，想讓國公府消失也不過是嘴皮碰一碰的事。」

洛旭這話還真不是開玩笑，畢竟安國公府至今還能維持體面，絕對有他一分功勞。他和國公爺于遷年少相交，曾經在戰場上並肩作戰，出生入死，比旁人多了份交情，後來于遷因為二兒子夭折及小妾亡故酗酒成疾，在軍中癱瘓，皇上氣得想削爵，是他在皇上面前力保他。

如今于遷活著跟死了沒兩樣，三個月前他的嫡妻給他操辦五十整壽，自己因為皇上派的差事沒去，結果竟鬧出這種事。

給他一百個理由，他都無法原諒老虔婆，甚至懷疑這根本就是她密謀幹出的好事，八成想藉皇上的手除去庶子于懸。

可惜老虔婆低估了于懸在皇上面前有多得臉，也不想想皇上怎會任命他為錦衣衛都督？那可是于懸拿無數戰功和一身傷痕換來的，皇上惜才，鬧出那等難堪事非但沒怪罪，還直接賜婚。

外頭近來流傳是行歌不要臉巴上人家，說什麼她三年前就調戲過于懸，他愈聽愈火大，差人一番追查卻始終找不到散播流言的人，畢竟京城裡捕風捉影的風氣實在太盛行，一天都能翻出數百種花樣。

這情況就跟多年前行歌議親對方就出事一樣，一連兩回，坊間隨即傳出女兒剋夫的說法，他也差人去查，同樣無果，可至少那回行歌還在身邊，他樂得她不用出閣，這一回他卻是不得不將行歌嫁出去受苦。

攤上那種老虔婆當婆母，他這個單純又善良的閨女要怎麼辦才好？

「爹……沒那麼嚴重。」她是要結婚，不是要結仇啊！不要為了一場婚事搞得人家破人亡，這個罪名她真的擔不起。

「侯爺，您別氣了，不管溫氏如何，這位于都督都是皇上眼前的紅人，相貌好，

待人親和，笑臉迎人，行歌能得此夫婿，相信侯爺也頗歡喜。」曹氏趕忙遞上茶，再給他捏捏脖頸，洩洩他的火氣。

「天底下沒有一個男人配得上我的行歌！」洛旭想也沒想地道。

洛行歌無聲嘆了口氣，有這麼個爹，原主想不被寵壞都難吧。

曹氏被打了臉卻絲毫不惱，繼續勸說：「可是行歌都十九歲了，總是得出閣，否則行瑤要怎麼議親？再者，于懸可是憑戰功得到皇上青睞，如今更得了錦衣衛都督一職，他的品性好，根本沒聽過關於他的蜚短流長，侯爺私底下不也曾誇過幾回？」

洛旭淺啜了口茶，心想，要是在尋常的狀態下覓得此婿自然歡喜，問題這兩人就是被陷害的！

「反正不需要給老虔婆好臉色，她就是要對妳施禮問安，要是敢不從，敢欺妳，我就弄死她！」

「她弄得國公府雞犬不寧，從國公府抬出去的姨娘丫鬢屍體不知道有多少，心思惡毒，手段狠絕，如今還忙著陷害庶子，于遷到底是倒幾輩子的楣才娶了那種惡婆娘！」

洛行歌為自己黑暗的夫家生活稍稍默哀，如今才明白，原來想和夫家人和平共處竟如此困難。

曹氏略思索了下，道：「行歌，這樣吧，敬茶時妳跟妳婆母說，兩禮相減，婆母不須對妳施禮，妳亦不用跪禮，如此是為了婆母好，畢竟妳也不想婆母對妳施禮，又不想有心人在外說她不識禮法。」

洛行歌聽完，覺得這法子似乎可行。總比她爹的法子要有用，她這個新進門的媳婦要是敢跟婆婆叫板，往後的日子真的不用過了，也只有她這個奇爹才會教她頂撞婆婆。

「那怎麼成？她三個月前醉倒醒來後，整個人就傻里傻氣的，半點霸氣都沒有，要是氣勢不端出來，肯定會被老虔婆欺負。」

傻氣？洛行歌偏頭認真思索著，她看起來傻氣嗎？說真的，長這麼大還沒人說她傻氣過。

「行歌，我跟妳說，對那個老虔婆——」

「爹、爹，您前幾日教我的那套拳法我覺得挺好的，還有沒有其他的？」洛行歌趕忙轉移話題，決定摀死這個婆媳話題。

果然一聽到女兒喜歡拳法，洛旭頓時心花怒放，柔聲問：「行歌喜歡嗎？行呀，爹爹再教妳幾套，到了安國府誰敢對妳不敬，儘管動手就是，天塌下來都還有爹替妳頂著。」

洛行歌呵呵乾笑，心想，爹，你這樣養女兒真的不行，溺愛，是最殘酷的謀殺呀。來到這個未知的世界，她只期盼有天能回家，要是真回不去了，好歹讓她可以安度餘生，所以這些激烈的手段她真的敬謝不敏。

五更天，洛行歌就被丫鬟喚醒，這時間要她起床，對她而言並不痛苦，畢竟以前就習慣早起健身，但現在是為了弄一身行頭，她就覺得人生有點苦。

不是說迎親是下午嗎？為什麼要一大早就讓她受這些苦？

隨著沐浴淨身，房裡來來去去好多人，每一個階段就會有人在她身邊說些吉祥話，她才明白為什麼得一大清早就開始受苦，原來不只是打扮而已，還有這麼多隱藏活動。

談不上喜歡或討厭，她只覺得頭皮好痛腦袋好重，尤其房裡人多，不少女眷跟她搭話，可就算有原主的記憶，她還是不清楚對方是誰，有多深的交情。

算了，反正有曹氏在，她會打點好一切，自己就等著當新嫁娘。

對她來說一切都是陌生的，不管娘家還是夫家，應該差別不大，只是往後少了父母溫暖的關愛有那麼丁點遺憾。

前世她出身武術世家，父母教導屬於嚴厲高壓的作風，她雖不排斥，只是偶爾也希望給點溫柔，沒料到反倒在這兒彌補了。

她的爸媽，現在不知道過得好不好？

正忖著，突地聽見外頭響起腳步聲，有人高聲喊著，「新郎官到了，聖旨也到了！」

曹氏聞言，隨即問：「聖旨？」

「侯爺在前院接旨，說是封了縣主一品誥命夫人，文書和賞賜都一併到了。」來稟的丫鬟跑得氣喘吁吁，卻還是趕緊將所知道出。「而且與新郎官一起到的還有太子殿下、都閣老和京衛指揮同知大人，侯爺氣得拉了幾個王爺、侯爺一起擋門呢。」

話落，滿屋子的女眷發出陣陣抽氣聲。

誰都知道皇上因為與永定侯親如手足，所以也分外疼惜這個幼年失恃的姪女，正因如此，當年永定侯得了戰功，替女兒求了恩典換來縣主這個身分，皇上才會不假思索答應，而且是實打實地給了封號邑地和俸祿。

如今成親，更是不須上書請封，皇上趕在成親當日就封誥命，這真不是普通的皇恩浩蕩，更意味著他有多看重于懸，尤其陪著前來的人有太子殿下、內閣最年輕的都閣老和戰功彪炳的京衛指揮同知，個個都是皇上身邊的人，又都與于懸親近。原本笑話般的親事，多少人抱著嘲笑的态度而來，如今一個個收斂心思，姑且不論他倆到底怎麼湊在一塊，要緊的是皇上看重，由不得眾人輕忽。

「咱們都去瞧瞧吧。」眼看著洛行歌打扮得差不多，便有人提議到二門湊個熱鬧，順便瞧瞧那位傳聞中美如天仙的都督大人。

「也好，大夥都先過去吧。」曹氏忙招呼著，對著身旁的洛行瑤道：「去把妳哥找來，別讓他誤了吉時。」

洛行瑤嘟了嘟嘴，本想跟著大夥看熱鬧，如今只能乖乖去找兄長。

「行歌，儘管這樁婚事一開始並不美，肯定倒吃甘蔗愈來愈甜。」

曹氏走到洛行歌身後，見她已經妝點得差不多，鏡子裡的她粉妝玉琢，美得不可方物，尤其那雙極具靈氣的琉璃眸子，簡直像足了她的親娘。

曹氏不禁紅了眼眶。「時光荏苒，當年還在襁褓中牙牙學語，如今已是水靈靈的

美人……行歌，我總算沒有辜負妳娘親的請託，儘管幾多波折，終究為妳尋了好歸宿，我相信于都督肯定是能讓妳託付終身的良人……」

洛行歌聽著，莫名地跟著紅了眼眶。

雖然她今天要出嫁，但其實沒有真實感，感覺就是代替別人出閣，而且心裡已經有了腹案，想好如何與對方相敬如賓，各自美好。

可是突然聽曹氏這麼說，她卻有種真的要出嫁，而她的繼母正為她開心，又為即將的分離不捨的感覺。

雖然莫名其妙穿到這裡，可是她何其幸運遇上疼寵她的家人，儘管時間不長，但她一定會代替原主孝順他們。

「夫人別說了，縣主已經紅了眼眶，要是掉淚就太不吉利了。」一旁的全福人忙道。

洛行歌身邊的大丫鬟拿手絹的拿手絹，拿粉的拿粉，準備她只要一掉淚，大夥就趕緊拭淚補粉，絕不能毀了妝。

「不說了、不說了。」曹氏話落，趕忙別過身拭淚。

洛行歌眨了眨眼，努力忍著淚，因為她不想再上妝了，臉已經塗得像牆一樣厚，都怕自己一走動粉就掉了一地。

「來，今日我代替妳娘親給妳蓋上紅蓋頭。」曹氏從全福人手中取來紅蓋頭，站在洛行歌面前緩緩替她蓋上。

洛行歌看著曹氏含笑落淚，看著紅蓋頭遮掩她所有視線，感覺自己被困在一方世界，一會要去往更不可知的地方，她突然有點慌，突然想要耍賴說不嫁，她甚至懷疑這是原主在她體內作祟，因為她向來獨立冷靜，不吵不鬧。

熱鬧的聲響開始逼近，外頭也不知道在玩鬧什麼，吵雜得讓人頭疼，她知道能待在這裡的時間不多了。

本來忍住的淚水頓時失控，她睜圓了眼，開始懷疑這是不是原主要回來的前兆，否則她怎會如此感動？

如果原主真要回來，她就不掙扎了。來吧，也許親情拉扯真的可以把原主的魂魄給帶回來……

「不好了、不好了！出事了，夫人！」

外頭傳來急迫的話語聲，洛行歌頓了下，下意識要起身，卻被曹氏按下。

「我去瞧瞧。」

曹氏走到簾外，外頭有個嚇得魂不守舍的婆子，曹氏身邊最得力的段嬤嬤則走到她旁邊低聲道：「夫人，右副都御史夫人落水了。」

「救起來了嗎？」曹氏臉色一凜。

「正在找會水的婆子丫鬟，如今還找不到半個。」

「趕緊找，快！」曹氏低聲道，餘光瞥見迎親隊伍剛好鬧到院子裡，洛旭帶人擋著于懸。

聽見人工湖泊那頭鬧著，注意到似乎出了狀況，甚至洛旭連人都不擋了，快一步朝人工湖泊走去。

「快找，快。」曹氏丟下這話，跟著往人工湖泊那頭走去。
然而她才走了兩步，一抹影子飛快從她身旁竄過，她頓了下，就見洛行歌已經撩起裙子朝人工湖泊奔去。

「縣主！」房裡幾個丫鬟都追了出來，可留給她們的只有那張飛落的紅蓋頭。

CrescentFamily